

續資治通鑑

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宋高宗七

後集

皇朝藏

金

中

金

備

地

地

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日有食之○用牲于社○丁

丑雷癸未夜風雷雨雪侍御史汪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雷

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

間二異交至陰盛也今臣下無嘉萌戚屬無申刺而又無女謂

之私意者殆為夷狄乎願陛下飭大臣當謹於備邊也○丙申

大雨詔賑給貧民○楊存中罷兵權以趙密代之○俊卿論鎮

江都統制劉寶軍律不嚴哀刻過度乃責寶散官安置○復給

僧牒○二月秦熈卒○三月以何溥為翰林學士兼尚書○以

陳康伯朱倬為左右僕射○上聞金人欲敗盟乃令兩淮諸

將各畫界分使自為措置置民社增壁積糧以吳璘成武興姚

仲成與元王彥成漢陽李道成荆南田師中成鄂州戚方成九

江李顯忠成池陽王權成建康劉錡成鎮江壁壘相望而襄陽

獨未有備乃以吳拱以西兵三千戍襄陽吳玠尋被朝命襄陽

不能自保則令退守荆者玠以書遺大臣言荆南為吳蜀之門

戶襄陽為荊州之藩籬上流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其

藩籬也况襄陽依山阻江沃壤至望設若侵犯據山以為巢穴

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則荊州可以高枕而眠矣若欲保守

荊州當自襄陽為并守之計○詔求言○五月詔監司一歲按

屬吏四人失按者議罰○金遼高景山王全來賀正因導覓

意求淮漢之地且言亮以九月北巡指取將相近臣議事當於

八月至其國大率皆漫辭也并以淵聖皇帝凶問至上率羣臣

發哀成服窮號泣宗陵曰獻陵○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議

且陳退避之策或妄傳有幸聞蜀之計上意雖欲視師陳康伯

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必決則

將士之氣百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待其先發然後應之

俊卿言張去為竊威權撓成等乞斬之又屢薦張浚可用上曰

陳俊卿敢言除兵部侍郎○六月中丞汪藻言軍旅將耗費用

方繁宜條其不急以約今日之費後之○以

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以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又命李寶以舟師屯江陰防海道○以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罷教坊○琴出用○金主亮徙汴亮行至南薰門外而雨暴至至承天門迅雷大風甚恐亮以劉鏞為淮南統軍將二萬眾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張中彥為西蜀道統軍王彥章副之將五萬眾據秦鳳以親巴蜀蘇保衡統水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八月竄王繼先籍其家○金主亮母病亮往視之問以所苦母曰吾無他疾以皇帝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命赤蓋彥忠弒之○劉鏞進屯揚州命責將王剛以五千人屯寶應又詔劉鏞及王權李顯忠咸方各隨地分措置以淮三處河口嚴為提備時權在建康顯忠在池州方在江州○九月辛未大饗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金將合喜將五千餘騎入鳳州界侵黃牛堡○將言急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立軍用

神臂弓射却虜兵璘又遣別將至寶豐渭河夜劫橋頭大寨破之乘勝破秦州即拜璘為陝西河東招討使以張超權光化軍超庸及郡金兵數百忽突入城趨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虜死者數千人乃引去○金人犯信陽軍告急於德安府先是成閩遣趙德屯德安檄曰信陽德安之表裏即引兵赴之虜騎引去○金主亮以其右丞李通為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遣通乘於淮水之上亮自將南侵亮兵號百萬駐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冬十月朔詔親征○四川宣撫使吳玠檄契丹西夏高麗渤海韓契丹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南路等諭金虜渝盟○劉鏞自揚州進屯盱眙盱眙守將自清尋自盱眙引兵次淮陰縣留劉記真琦守盱眙金人將自清河口放船入淮鏞列諸軍于運河岸以扼之○給諸路僧牒許仕告身市軍儲○先是李顯忠提兵在壽春安豐之間欲回而廬州徐觀其變至謝步聞已渡淮自峽山路渡大江以歸遂陷安豐及壽州將即於地○初璘言欲為而戚方自淮西引

兵南渡○初劉錡遣王權將兵迎敵逗留不進再檄權往壽春
權不得已僅發軍至廬州成守故虜得渡橋以濟權棄廬州而
遁虜兵至尉子橋姚興以一軍三千人力戰權置酒仙宗山上
擁兵自衛不前興殺虜數百以無援而沒知廬州龔濤道權退
保和州尋又棄和州先奔采石○陷無為軍守臣韓髦道○亮
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
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數日先以百餘騎犯清流關官軍無與
敵者遂長驅入關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而蕭琦自滁州
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毆大者問之大因記紹興
十一年韓世忠以數百騎往定遠縣駭敵而回至瓦梁盡毀民
居以為浮橋恐虜人効之乃荅以有路自竹崗鎮可徑至六合
縣琦從之俾為鄉導遂和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虜得
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知通州程邦弼聞揚州破即
棄城遁虜退復還○自譚迂後樊城不修築程貴王進以兵二
百戍焉時吳拱在襄陽虜騎三千忽至欲奪浮橋徑至城下張

訓通以百騎巡緝與虜遇擊之會繫橋未成虜不得濟二將引
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虜少坐其鋒遁去○王
權之敗報至中外大震上召楊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
欲敵百官浮海避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亦請率先將士此首
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時有欲遣使詣虜以緩師者敷文閣
待制曾幾聞之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城終無小益而有
害為朝廷計自嘗膽枕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
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陛下降詔諸帥傳檄數金人君臣
如罵奴隸爾何辭復與和耶乃命義問視師以中書舍人兼權
直虞允文參謀軍事檢詳共萬校書馮方並參議軍事義問至
鎮江權立行府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左僕射陳康伯奏
時當雨雪戰守諸軍暴露乞加優恤上乃詔總領所人各支絹
一匹家屬在營者給以薪炭之直康伯等曰此誠受陛下披縷
之賜也○其父向起敗虜于德順軍其父所遣也王師抵城下
有秦世

自是

李

而

三

化

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虜盡殺其母妻而不從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之璘尋又遣王中正敗虜于治中寨又敗之于照城坡○錡敗虜于皂角林初金人既得揚州即遣兵逐劉錡來爭瓜州渡錡命部將賈和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虜既入張弩俄發虜以運河人錡在瓜州四日無不戰錡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錡專防江上會錡病已劇遂有輿渡江留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隨姓名而答如響至錡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戶從軍錡之勝兀木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欲自當錡而卒不果○紹興乙亥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相何不飲有使虜者見其既卒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兵已圍海州寶鷹兵登岸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曰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曰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海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弥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二千餘人獲酋首元賴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其餘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為虜知追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氣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

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契丹寶清海節度公海制置使○兵部侍郎陳俊卿言虜虜淮
甸幾兩月矣前日瓜洲雖失利不旋踵而有捷音既而李寶舟
師又大捷此天祐聖德虜宜滅也但荆襄為吳蜀之咽喉虜自
春以來種糧草於唐鄧修營寨於西京蓋欲窺伺屬吾者備遂
改圖兩淮而其糧草為王師所焚今胡騎盡過淮東恐其知成
閩之師順流東下必留一萬騎往來兩淮而出吾不意復窺
荆襄願詔大臣與上流諸將謀所以守之又王師分戍長江巨
海備眾而隙多今惟患兵少宜於閩廣厚賞以募舟師此皆不
可緩也於是上乃命寶措置舟師○十一月以兵部為殿中侍
御史帝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為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陳俊卿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為蓄縮之計則大事去矣○
俊卿聞其言失陔復散淮師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殿門念
空意而練事非前日俊也願陛下勿惑讒謗雖未付以大柄且
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上納其言是春許俊自
便俊又言俊可用上曰卿欲用俊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

宋書卷之八

五

下上曰俊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
卿曰人皆以俊為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首之時俊責
居永州除建康府○先是劉錡病篤葉義問以橫代之趣令過
江時虜以重兵直擣瓜洲橫引諸軍迎戰光提本部兵先走橫
以孤軍不可當亦遁失其部統制印而虜鐵騎掩至江上魏俊
王方戰死柳林中皆金瘡被射沈性驕傲不習軍事至是卒敗
○逆亮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
壇刑焉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
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車
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虜舟新
近我軍用海鯨船迎擊上皆死聞虜舟多沉溺遂不能濟
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渡邵宏淵先亦敗虜于真州之胥浦橋是
時王宣又遣汲靖敗虜于蔡州之礮山○虜犯陝州任天錫敗
之○成閔准東路制置兼京西河東准北四路招討使吳玠湖
北京西路制置兼京西河東准北四路招討使李玠湖

魏西路淮北路招討使亮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
 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乃回揚州召諸酋約
 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初亮肆虐既久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
 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
 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於是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
 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義眾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於
 沙漠諸軍已有殺亮之謀矣及葛王應立有傳赦文至軍中者
 人心益搖於是諸酋遂相與定謀弒亮而歸喪然所謂紫茸細
 軍者衛之甚嚴眾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金帛皆逃在泰州
 我輩急渡江汝輩何不自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亮從之
 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乙未諸酋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亮寢帳
 左右諸兵散走諸酋射帳中矢下如雨亮即死并殺其妃侍與
 謀事者十餘人○紫茸軍陷泰州統制王剛遁○十一月金人
 來議和且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
 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圖舊好上曰大酋既已誅亮餘

皆南北之民驅迫而來彼復何罪今日襲逐可使隻輪不返
 然多殺何為但擄諸將逆亂集師會京畿收復故疆撫定吾人
 足矣陳康伯請率百僚稱賀上曰未須爾俟到汴京與群臣共
 慶○茂湖在漢江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
 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杖使俊登舟麾却之○李顯忠
 敗之于全椒楊欽尋敗之于汝澤鎮而顯忠又敗之于揚林渡
 翌日金兵乃退戊申上親征湯思退為行宮留守先是上曰此
 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瑱令徧識諸將爾○赦新復
 州軍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劉琪草制略曰茲逆虜之于誅幸
 上天之悔禍爰整濯征之旅坐揚誓定之功元惡就屠餘黨悉
 漬重念中原之眾久淪左袵之風願難保於滄刑閭甲惡空
 於重斂宜推在宥咸與惟新自江上用兵琪獨在禁林一時詔
 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讀者感厲○上至無錫縣宰執奏淮東
 虜人已遁去淮西尚餘二萬眾據和州陳康伯等依言撰到招
 安旗榜不惟諸國之人雖女真亦一

亦人也此引見所招提到金人朕亦悉貸死善首惡止元顏亮一人耳若槩殺之朕不忍為也○是歲籍鄉兵於是知荆南府總管請復義勇民兵其法取於主戶之双丁每十戶為甲五甲為團甲團皆有長又擇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以武事而官給其衣其後隸于籍者至七八十人又武昌令薛季宣亦求得故陝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旧法五家為保五保為甲六甲為隊隨地形便則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焉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圃民暇則集無蚤暮之節尽禁浦博獨許以擊刺角勝五日更至縣廷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幟總別為色諸鄉皆置樓盜發伐鼓率烽以相號召瞬息遍百里○葛王褒至燕京渤海軍立葛王褒於遼陽聞亮死遂入燕京乃謚夏為閔宗以亮為海陵王謚曰煬

皆壯元氣之道上嘉納之○復升江陰縣為軍○黃中請太廟遷翼祖神御而祔欽宗詔依○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撫使允文奏云今防秋在近而官軍分戍捨德順一帶地廣兵稀入寇之路不一如官軍在德順守七盤榷山之險而秦隴一帶通仙人原者不一見今仙人原全無官軍守關又如官軍在鳳州守散關和尚之險而南山子午谷一帶路通洋州者不一見今南山亦無官軍守關見與吳璘商量措置○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理淮甸大駕宜留建康以繫中原之望若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時以欽祔廟乃還臨安○金人犯汝州吳玘遣將擊走之王庶又敗之于虢州東○言者謂維揚合肥蘄陽襄陽為四鎮以在江北者為屬城各招弓箭手二万人人授良田百畝增城浚隍農戰交修依陝西公邊故事行之又京口建康九江江夏公安建為五帥各屯二万人列置烽燧益修樓船輔以天險之阻此為長久之計詔益就措置○閏二月吳璘復大散關先是金人既失秦河州乃堅守大散關以

扼王師璘遣楊從儀等攻下之遂分兵據和尚原虜退守寶雞
 璘尋又遣姚仲政德順軍未下璘恐士有懷心即自秦馳赴
 率數十騎繞城傳呼城中之人欲識璘面不發一矢虜氣自索
 既戰又為我軍所敗遂遁去璘入城父老擁拜馬首幾不可行
 三大將之出也與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
 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鞏陝華州凡四郡獨虜以重
 兵扼鳳翔故大散關之兵未得進○金人陷河州驅老弱數萬
 晉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榘欽宗于太廟十一
 室○劉錡卒○三月遣使措置堡寨屯田○洪邁以中書舍人
 假翰林李士充賀登位使○金人陷懷寧府守臣陳亨祖登城
 督戰中流矢死其母及家五十餘人皆死之○是春淮水溢中
 有赤氣如凝血○夏四月詔近臣陳防秋事宜○詔以楊存中
 為兩淮宣撫使以劉珙不書錄黃卒罷乃命張浚措置江淮浚
 出入將相三十年素為士卒所畏愛至是復總車政皆樂為用
 ○汪澈宣諭荆襄還除參知政事○張震為殿中侍御史○張

子益大敗金人于石湫堰○陳俊卿申嚴出軍選叛法○時復
 議和以三招討司結局而為三衛司而命成閔主管殿前衛司
 李顯忠馬軍司吳玘步軍司○復熙州○六月賜皇太子瑋名
 齊立為皇太子追封皇兄子俱為秀王○丙子上下禪皇太子
 即皇帝位太上皇帝居德壽宮○大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
 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以龍大淵為樞密
 副都承旨○求直言○詔百官輪對○召張浚浚入見賜坐降
 問○江淮宣撫使○張震奏近日有飛蝗自江東入湖州界
 秋七月詔曰敵人來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
 已中原得正人源源不絕納之以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
 之心卒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命汪澈視師湖北
 京西○洪邁張掄使金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狀且令稱
 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玉帛浚請毋
 庸再遣竟遣洪行○史浩禮不納而還○戊申地震大風
 拔木○八月太上皇帝為光堯壽聖皇帝皇后為壽聖太上皇

后○追冊皇后郭氏○九月封皇子懌鄧王懌度王惇恭王○
上初御筵講尚書周禮進讀三朝實訓○詔舉監守郡守○冬
十月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側聞仁宗慶曆三年命王洙歐陽脩
編定勳臣名次得二百四家徽宗再編勳臣一百一十六家臣
願明詔添入元祐靖康建炎以來有合籍記者編纂成書子孫
咸有甄錄詔委編修聖政所接續編纂○以之望為川陝宣撫
使○詔館職學官祖宗設此儲養人才朕亦欲待方來之秀不
可定真○陸游尹穡召對稱旨並賜出身○十一月限內侍真
以二百人為額○十二月令諸路帥臣監司具部內知州臧否
運衙同奏○史浩論樞密院合令宰臣兼使事乃以陳康伯兼
樞密使命近臣條陳時務○金人以璘之精兵皆在德順遂力
攻之會張浚再起宣撫江淮將命諸將出掎角之師且遣舟師
自海道擣山東以分其勢時朝論主和上以手札命璘罷德順
軍屯寮屬交諫曰奈何退師璘以主上初政有詔不敢違倉卒
引退金人乘其後正軍二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
無幾上尋悔之

續資治通鑑卷之七

後集

宋孝宗二

隆興元年春正月上申朔改元。詔觀察使以上各舉三人。今三省樞密院詳定格式。謀畧沉確可任大計。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明。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不以在任。閑居。並類指。原實迹。薦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使達民事。可任郡守。請旣財舉。可裕民力。將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辯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以史浩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陳俊卿改都督。行參贊軍事。仍知建康府。時虜將蒲察徒穆也。虹縣蕭琦也。靈壁凌謂也。為邊患。當友時掃蕩。四月。張浚入奏事。詔浚先圖兩城。浚之降。一年歲幣。以應副。使用詔發見。褚管歲幣。銀赴都督府。續以支降。五月。史浩罷。以不與師之議。詔親征。命張浚都督荆襄。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趙靈壁。敗其都統蕭琦。郭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徒穆。及同知大周仁。乘勝克宿州。浚恐盛夏人渡。召顯忠等。遣金元帥統石烈志。督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金人死之者過半。謀報金人。大興河南之兵。將至會天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稿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退。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金人將至。乃復遣入泗州。無將士。已乃還。維揚上疏待罪。六月。下罪已詔。詔張浚。既改宣撫使。陳俊卿。唐文若。郭宏淵。李顯忠。降前。有差。浚留維揚。乃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浚奏事。浚因言。骸骨上。具奏。請試曰。雖乞去之。章同上。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初浚以符離之役。改都督。為宣撫使。浚卿言。恐人情觀望。號令不行。八月。仍復都督。上有意。浚是役不利。乃議。請和。

呂中曰。建炎以來。十四處戰功。皆未有待難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後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往而征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傳已。而後戰也。孝宗請數十年。

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舉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
有大為為之志知虜人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所衝敵懷
之將王十朋又謂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
欽宗復讎而終為中原華民伐罪而舉奈何王師偶失小利
而幸災樂禍者指諸紛紛起矣夫自宣和靖康以來為虜所欺
為和所誤為奸臣所圖曾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其敗上
下為之以為危亡之立至不獨為之罷大臣各論而朝廷
之議又為之一變紹興間浚初為都督也韓岳張楊皆擁重
兵劉光世一軍本皆羣盜因罷帥而叛借令失謀未至不可
為國而朝廷已如無一兵之可恃今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
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夫其所下之城邑而朝廷已如
強寇之將至至今言戰之失謀常以此藉口浚竟以此沮於
當時其任責之難而得謗之易也

○三月兩電○省官吏貪減貴祿俸○夏四月詔舉
張震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上曰張震

知天不言言皆富理合載之訓詞○限選人改官每歲八十員

○上奏進士賜木待問以下五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五月
嚴交遺禁○中禁銷金鋪翠○以王十朋為侍御史胡銓入對

言陛下除臺官得人矣○辛亥天申節詣德壽宮上壽○六月
庚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虞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允

文言荆襄之地平原廣袤無山水之限隔故三國之後以至南
北之分皆以兵為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且益兵以重荆襄為

恢復之基○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太白晝
見○旱蝗詔近臣條上關政許自今郡守須以二年方許移易

○詔曰比日飛蝗益多又聞諸州縣風水為災朕避正殿咸
常膳二三大臣其盡忠省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戢奸禁暴平冤

祭獄所在災傷依條振卹檢校如有不以聞者重賞典憲○以
龍大淵曾觀知閤門事大淵為樞密家守執事御器械去冬諫

議劉度首論待小人不司無為○宣召當有時蓋指二
人也三月復上疏有奸佞

與統石烈志寧經畧四川北為我師所敗於是檄盱眙軍云既
 有通和之意自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張震率同列論虜
 人必將盡收故疆使我失諸將之心盡取舊人使我失中原之
 望盡如故禮使我沮義士之氣盡罷兵屯使我壞兵屯之策上
 乃下詔略曰敵人來索故疆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邊患未
 已中原歸止人源源不絕約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
 之心幸就待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於是翰林學士洪邁
 給事中全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起居郎周必大共議謂臣等
 遺金緡如前日之數和歸浸地如海泗之類殿中侍御史張震
 以為海州控扼海道陝西地多險要不可棄受無禮絕歸附不
 可有權工部侍郎張史陳良翰以為不用舊禮然後可和其餘
 亦多有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史浩云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
 氣議和在被不在此僅聽淺謀之士特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
 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迹使彼無事之赤子皆為橫死之

遊魂取快一朝含冤萬世浩毒復招納二幣一謂棄實而慕名

二謂舍近而謀遠三謂見利而忘害又請詳密院職許之

呂中曰此壬午應敵之議也名曰應敵實則議和戊午之議

和之已定也壬午之議和之未定也秦檜外則交虜內則要

君其議已定於二月思慮之時既定而猶議之其特欲塞眾

人之口耳今虜方索故疆取舊人爭舊禮其從與否未決也

然和議已定之時上自宰執下至有司外至諸將皆爭言其

不可是當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也今和議猶未定此正諸

公陳大義之秋也而洪遵全安節唐文若周必大共為一議

張震自為一議張闡自為一議陳良翰自為一議言和者多

言不可和者少豈非士大夫為論所動其議論反不如前日

之正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出處不問乎今不過論禮之

輕重他之取予幣之多寡以為和議之成與否而君父不共

戴天之讎則置而不問也惟張震張闡之論近正而宰執獨

無奏章以聽和議之自成耳其立權言之說不過遷延以

就知耳此張浚之志所以不獲伸也

九月盧仲賢使金先是八月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二書來通和好其書云故疆歲幣如舊即止兵上以付督府咨書略謂海四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華兩淮凋瘵之餘恐未能如數命盧仲賢携書使金而上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仲賢至宿州虜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虜使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臣俘虜之人事聞于上上大悔誤先是浚累疏言虜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在我自當為攻守之計可也而陳康伯湯思退周葵洪遵等疏以謂虜意欲和以是贊我使軍民少就休息因謂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使虜勢誠弱我勢漸強何求不得而臺諫官議論紛然力詆臣等專欲求和以苟目前之安於是侍從之間以至百執事之臣交章來上謂今日之事只當用兵不當言和是皆不量事力爭欲交兵攻以利害

不切於己取為大言遠其誤國則將去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惟事和議或變乃言軒然而言爭言我曾論此以激高爵美名專不思社稷之重豈同戲劇而生民肝膽塗地誰與任其處哉執政意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虜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妄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州辱命上怒仲賢下大理寺議罪思退等乃大唱和議十一月宰臣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夫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公使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涌乞召張浚歸國特再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從之一詔議講和吏部尚書湯景與韓仲通余時言路彬同議以為名分既正則當講和當遣使當與歲幣而四時疆土當與祖宗陵寢及欽宗梓宮兩易之一黃中全奏即同議以為如此權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未得聽當四州不

亦當奉迎陵寢地彼必不肯歸我宜因每遣使入國恭謁陵寢
 一次周操陳良翰同議以為名分既正則叔姪之類不必校惟
 上疆不可與歸正人不可遣邊備不可撤及每歲展放陵寢皆
 當預約錢用材馬騾同議以為我當稱大宋謹白如與大遼之
 禮實允文力陳不可與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
 不可以輕棄累疏爭之○召浚赴行在浚以途復上疏爭之且
 曰虜兵屯河南者號十七萬今歲意欲迫我以和復調十萬之
 師盡臨邊境未論人粮且以馬草料論之馬騾馱自十萬計
 月用草二百一十萬束料二十一萬斛今茲大雪轉輸益艱稍
 遲至春虜之潰道有可必者臣所以累具奏陳未須遣使正欲
 坐視其變使命一下則必增醜虜之氣階士卒之心失中原之
 望攜契丹之眾利害至重而朝廷易為之又曰自秦檜主和陰
 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
 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
 已下失中原之心失將士之心夫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

宋書

卷

為陛下出力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
 則不順於義則未安臣竊為陛下憂之又曰遣使之議臣身在
 外初不預聞臣竊惟徽宗欽宗不幸不返此自古非常之巨變
 凡在臣庶不如無生且八陵父讎赤子塗炭國家於虜大義若
 何況夫逆亮憑陵移書侮慢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
 前歲今議者不務力為自強之計因虜帥一移書遂遣朝士再走
 虜下再貽書則又欲遣侍從近臣趨風聽命復將衰吾民之
 血以奉讎人欺陛下以款之名而共為和之之實其說固曰
 吾將款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正
 將士號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怒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
 款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撤重之
 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
 陛下以款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冀與之是立惟富
 貴之是貪豈復以國事為心哉又言臣見王之空齋大淵之望
 甚言守備不至臣竊以為臣以大臣職我日秋及春凡半年餘

見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見我無備胡不直入徒以虛聲迫脅中外往者固不須論今歲邊防更密坐待其來破之必矣○浚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為止誓書留使人而今通書官胡昉先往諭虜以四州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淵待命境上虜械胡昉等上聞之乃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十二月陳康伯罷奉祠知信州○以湯思退張浚為左右僕射俊仍都督○自今上供起發未足輒行進獻按劾以聞

隆興二年春正月初督府言會子流轉行使已足通快乞禮部降空名度牒出賣拘收應支會子本錢從之○立賢妃夏氏為皇后○詔諸路監司帥守及統兵官條上優恤軍民便宜○二月詔戒將帥毋得剋士卒以充賂遺○兩電○三月張浚復如淮視師浚受任督府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營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城壁皆築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虛聲協和有刻日決勝之語議以四月幸建康思退初不與

聞乃密謀為陷浚計而沮其興復之謀初虜以重兵脅和聞浚來撤宿州之兵歸南京四月命錢端禮王之望宣撫兩淮召張浚罷都督尹穡論浚跋扈湯思退又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不可恃拜之望諫議大夫蓋欲其議論歸一言者謂浚費國用浚亦請解督府言者詆浚不已浚留平江乞致仕者入上方許之除少師判福州

呂中曰此符離既敗之後而復用浚也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浚一出而有富平之敗再出而有鄴瓊之叛今也又有符離之潰自常情觀之不敢復用浚矣不敢復言兵矣而我孝宗復繼之志上通於天不以一敗而少沮不以羣議而少移觀其初年羣臣論天下事則曰當知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為之與王十朋語及陵寢聖容慘然曰四十年矣又謂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此其志將何為哉而浚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

將士聞之而奮虜聞之而遁是自符離既潰之後其規模
又如此也然浚之規模始沮於秦檜再沮於史浩三沮於湯
思退之徒至是陳康伯亦主和議矣豈非天乎

五月復蒙衛官詔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
可依舊制應以材略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送之人
並為環衛官更不除換只令兼領以節度使即領左右金吾衛
將軍承宣使即領左右衛上將軍又有左右驍衛武衛屯衛領
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諸衛
將軍之類朝參依正官班次宗室不在此制仍不差戚里及非
戰功之人○上幸大教場犒賞戍還諸軍○六月甲寅朔日有
食之○秋七月江東折西水命振之○雨雹○詔災異數見江
淮水潦游殿減膳令朝臣疎陳闕失○八月魏杞以宗正少卿
充通問使先是上命湯思退與虜書許割四郡求減歲幣之半
至是命杞再使虜以書不如式卻之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
且求為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只依初式再易書成幣亦如其數

呂中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癸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

和議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時僅有張
綱張震二人不主和爾今和議既成之後所以集議者但論
歲幣之增不增地之割不割歸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
撤爾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與之割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
曰世不可和者僅有張闡胡公銓二人而止蓋靖康之禍
日遠日忘秦檜之毒日久日深後生晚輩不念前敵遂以東
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耻事讎為理義之當時嗚呼二聖之痛
今四十年矣平王東遷四十九年忘復讎之義此春秋之由
作也以理之公是亦論則固決不可和矣以事之實利害論
則和有害而無一利胡銓所謂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
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致之死地二也海泗今
日之濱離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絕中原之望
四也竭吾膏血以奉虜五也秦檜力排不和和議之士九十
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請籍今日之議則不和時議者或陷

前日之禍六也前日之和卒有逆亮之變虜不可信七也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覆生變不與則虜不肯但已人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後和始有甚焉九也李文靖嘗謂王旦切勿與虜講和况今國勢李深而美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前日之議以公是非言之也今日痛哭有十之疏又以實利害言之也斷以是非之公參以利害之實是和無一事可者當時不悟何哉

張浚亮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二子曰曰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棊筆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亮後五年贈太師諡忠獻

魏公之忠貫日月既有議之者然早歲晚節有不可下者二為政李綱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聞幾危矣曾微一言聲時宰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元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洪景廬指殺曲端趙哲而失秦陝諸州又不若斯二者之為重矣

呂中議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浚也終始主和者檜也以浚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鄴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檜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為檜而不為浚游談者寧慕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為與人私心合也然于戰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富貴利華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之心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交趾來貢○詔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取旨○出內帑金和權賑濟○金人以來如所欲為辭遂分兵入寇乃合湯恩退督師江淮揚存中同都督○胡銓請對為言曰言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

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
必至與禍與禍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
朝之士皆婦人也虜既得此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
密諭以重兵賜和上聞有虜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范
禁備淮李寶備江又命思遠都督思遠等不行冬十月詔輔
臣夕對十一月詔諭以邊將士畧曰朕祗奉慈訓嗣有基業
永念祖宗陵寢朝歡路絕黎元除歲屯戍未休朕為人之後而
不能都上出之憤為人之君而不能拯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
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特以戰爭之役肝腦塗地不忍
南北之人枉罹非命朕自即位以來兩發聘使冀尋舊盟而鄰
帥主兵及境弗納遠行人再往始則立式要求繼則迫脅因辱
朕以兵險離開隱忍自屈仍遣魏祀衙命復行不校禮文書無
屢不愛四郡割以與之乃渝元約又求兩州且索臨陣俘虜之
人變詐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壻之意今使命正留書論
不決積粟出船屯藏臣測朕以太上聖意不敢重違而率轉君

臣前後屢請已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數亦如其議在我
可從無一顧惜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俾降之人則朕有以國誌
不能從也時虜將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渚守將魏勝戰死劉
質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上猶未之知也而降是詔矣○詔
諭歸正官民詔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一載北帥好戰要虜不回
自虛仲贊切議則有畫定四事以姪通書之武唐並海泗之地
歲幣銀絹之數及元是歸附之人朕定在好生寧甘無已書幣
土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耆臣皆北方之豪傑慕中國之仁義
削去左袵投戈來歸與夫軍士之民歡慶腥膻喜我樂上朕知
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次不獲遣前後書辭再三峻拒故
彼送愆無厭入我邊竟若朕利於和好之遠成不顧招懷之大
信曲從所欲驅迫比歸則與之民同為魚肉矣爾等當以
交兵釁隙職此之由視之如讎夫國無疆土官軍自負明心
傳之子孫永保寧泰天地無疆朕不食言○侍御史尹穡之置
獄取不肯撤簿及某地皆所指凡一千餘

人由是擢稿為諫議大夫○言者論湯思退急於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敵馬營營兵雖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又言思退密有召虜議和詔責居永州遂行至信州憂悸而死○參政周葵聞大學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禁之重寘典憲繼而大學生張觀宋鼎為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約議虜人宜斬之以謝天下○王抃使虜軍併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自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滅銀絹五萬易歲貢而為歲幣虜皆聽許○詔擇日親征

呂中議曰是役也名曰戰而實則和也不惟吾速於和而夷狄亦速和矣虜速於和故屢稱重兵以脅和吾亦速於和故新復之地不暇惜俘獲之醜不服問但一於和而已正名分滅虜雖稍異於紹興之時然紹興因戰勝而後和未至如今日之苟和也此湯思退之罪也思退乃檜之死黨檜之主和雖陰與虜約然未至於密論虜以兵而脅和者也與檜異

議者雖加駁竄亦未至與大獄劾二十人不主和之罪以成其議者此又因秦檜固位之心而使之也大明當天陰邪自熄思退之辨不得以盡行其志矣然以事勢觀之炎興之初有背方息之時也尚可急殺之以所當用之藥隆興之時半體已非其有矣故言和不可言戰亦不可言痛已定則將至於忘時已過則遂至於改非有已成之規摹不可為也故嘗謂炎興之虜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虜正名以絕之可也正名矣而又務實則大難可復而成宋高宗所未為之志矣以陳康伯為左僕射○錢端橫賜出身簽書樞密院○閏月詔館職無限負○崔阜敗金人於六合十二月赦以邊諸州○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六副之○雨雪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郊祀多用冬至冬至近晦改用正月傳藝祖故事也○罷陝西轉運○二月賑浙西飢○雨水詔游殿減膳○陳康伯之初相也上皇宣諭曰自卿陳康伯之始朕始一語不妄發實宰相也

證文恭改證文正○二月令沿邊措置屯田○詔舉制科○四月金使來國書始謂上為宋皇帝云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上為叔姪之屬易歲貢為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以餘地廣不能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遷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有志復讎無能輔其志者○吳璘來朝尋對普安郡王判興元府○五月蠲減征斂○李若川以金充賀上尊號使○六月降姚岳官○秋七月詔諸路監司帥臣銓量守臣守臣訪知縣以聞○鑄當二錢○八月立皇長子慎為皇太子大赦○文武官守臣辭見並令上躬詣路整務總管鈐轄都監並同○擄盜李金平○九月立太子妃錢氏○冬十月方滋使金充賀正旦使○金使來賀會慶節○十一月以洪适為僕射兼樞密使○汪澈除樞密使○乾道二年春正月雷○限軍額三衙江上四川大軍新額總四十一萬八千人殿前司七萬三千人馬司二萬步司二萬一千建康五萬池州一萬二千鎮江四萬七千江州一萬楚州武鋒一萬一千平江府許浦水軍七千鄂州四萬九千荆南二萬興州六萬興元一萬七千金州一萬一千其後增損通不減四十餘萬衣糧約二百緡可養一兵是歲費錢八千萬緡○二月漲兩浙江東饑○三月賜南國梁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僕射洪适罷○夏四月雨水○除浙西園田○參政葉顥罷○六月兩浙市舶司官吏請給過於所收遂罷○乾道新書成○詔舉制科○秋八月竄林安宅○九月地震○嚴職吏法○以黃濟為司農少卿○少監汪大猷請以臺諫侍從舉奏置簿錄之時備觀覽○詔舉將帥之有智勇材能者○冬十月減饒州歲貢金額○命講讀官進言○雨雹○十一月修祥麟殿記注○汰老弱兵

呂中曰養兵以自困兵多以自禍不用兵以自弊此本朝之弊故未有如中興之甚者也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

兵固前世之所未有而今曰竭一方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朝廷以諸州上供錢以養大兵而諸郡又以其自富用度又盡以養府禁土兵群校貴將統領統制之屬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國未嘗有強大之形敵未嘗有難破之驗而徒以已困於兵且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此勾踐之規模也剛閔息民務農講武二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乾道之閒知老弱之當汰矣然積幾十年不用兵則強者自弱壯者自老平日皆為養無用之兵矣

十二月以葉顥魏杞為左右僕射○簽書將節兼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兼權參政○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洪漢言今三省所先法中書省○簽書將節執書押既國當制令入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所得旨即畫門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駁之職恐有所偏望詔樞密院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畫黃書讀以示領重出命之意從之然樞密院機速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及助教帖石人作價全以會子進納○令兩淮通行銅錢會子○二月賜諸將兵書○夏四月利州東西路併一路以兵燹為安撫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尋鑄上遺表曰願陛下無棄四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追封信王諡武順○五月振泉州水災○安奉太宗真宗下牒○六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尋奏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七千餘人明年又奏興元洋州義士共一萬二千有奇王因農隙時往來教閱無衣糧之實而四師之弊甚矣○皇后于亦山○以刻琪為翰林學士

八月禁兵官交結內侍○大觀兩冬十月成都路旱○十一月丙寅郊以雨而雷望祭于摩訶○金使賀會慶節○詔戒因循苟且誣護奔競之弊○僕射兼領樞密以郊祭雷變罷奉祠○以僕射兼領樞密院○命沂王指陳

